



永遠的「輝黃」

全香港都在紀念顧嘉輝，這位屬於香港，屬於中國，屬於世界的音樂家、作曲家。人們讚美他的歌曲和樂曲，而由他作曲的，唯一一部音樂劇，卻沒有提到。

2003年，北京流行非典，狀況和這次新冠十分相似。傳說北京要封城，我停下手頭的所有工作，返回香港。飛機上空蕩蕩只有不到10個人，心裏茫然，下面不知做什麼的，也許什麼也沒得做，都要停下來。

回來不到一個月，工作就找上門，還是加急。香港政府出資，由香港三家主流藝團（話劇團、舞蹈團、中樂團）聯手，共同打造音樂劇，挑明要用藝術方式增強香港人信心，戰勝疫情逆境。找我自然是寫劇本，做戲劇必須劇本先行。時間太緊，全新寫來不及，就用我的一部話劇，改編為音樂劇。

劇情是講一條街上開了兩家食肆，一家是傳統手打麵，一家是新潮披薩店，傳統的一家是福叔的，已經幾十年，新派的是少女天娜開的，新風新作派，兩家店為了爭客和因不同觀念打了起來，裏面有親情、愛情、贏利、賠本、鬥爭、融合，是個輕喜劇。我理下頭寫劇本，40天完成，寫完才知道，作曲請了顧嘉輝，作詞請了黃霑。

要說明，雖然是政府出資，但錢不是很多，而是很少，黃霑是帶着病，減了價來做的，顧嘉輝也不是市場價，但這兩

位大師都很開心，黃霑在場刊中寫道：「……常有寫個音樂劇的願望，這次是我幾十年填詞生涯，最好的一次訓練，和各位大師合作，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好機會……」

我們在總導演毛俊輝的家裏開工，因為他也病着。寫音樂劇，編劇必須把歌詞寫出來，黃霑能用我的原意，而不用我的詞，清詞麗句，朗朗上口，華彩四溢，令我嘆服不已。顧家輝的樂曲更是一聽入耳，有激盪、有深情、有張力，動人心弦。一個月，這兩位把曲、詞都寫完了，兩位大家是怎麼日夜工作的，可想而知。

下一步是合成。我們4個主創，加上編舞蔣華軒，指揮閻惠昌，集中在文化中心大劇院，三大藝團的台前幕後，加起來近200人，真是香港的一次大製作。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完成了這部香港原創音樂劇《酸酸甜甜香港地》，確實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在這裏，不能展示顧嘉輝的美妙音樂，但可以展示黃霑的歌詞：

「煙花月下香港海，香港人人鍾意你，波光夜色璀璨處，最是明媚！是我家！酸酸甜甜香港地，不管如何都愛你，多少事，都叫我，笑住回味！真心地珍惜你，我的老家，懂得珍惜你，是我造化，維港的點點燈光，一點是我家……」

歌和曲，充滿「輝黃」兩位對香港的愛。他們雖然都去了，但他們的歌和曲必將永遠留存。

大家都有禮！

其實頂着亞洲面孔，無論美國出生成長；還是頂着香港紅星身份的楊紫瓊，初抵荷里活，都會被問候：曉得說英文嗎？

都無謂指責西方人歧視亞洲人，只能說他們先天愚

一場大雪還沒有化去，另一場大雪已翩然而至。它們循環往復，考驗着人的耐性和心智。於是在某一個夜晚，夢中出現「沙沙」聲，清早醒來，室外一片耀耀。仔細聽，樓下有人掃雪，掃帚揮舞，「喇喇喇」的，那聲音乾脆有力，彷彿告訴你雪的深度與冬的寒意。

很久沒遇到這樣的天氣了，在深冬，嚴寒肆虐着北方小城，白天寒風刺骨，晚上大雪降臨，那雪下得紛紛揚揚，隨風盤旋，急聲厲色。冬的序幕自此在雪域裏拉開，毫不留情地邁進新年，將時光日曆一頁頁掀開。

黎明時分的第一個夢境，是被呼嘯着的大風喚醒的。彷彿，葉片還沒從樹枝上完全落去，夜晚的風便挾着寒意登場。作為芸芸眾生，面對這樣的天氣，原以為會生出萬般無奈，而人們卻在有關冬雪的文案中，寫下「風過雲起，光景變幻，美好時刻」這樣的字眼，讀來心態向上，且快然。

這個尋常的冬日，便成了一個節日。雪落山林，大地乾淨，人們紛紛出門踏雪。面對雪境，托舉着的相機快門按動，除了拍攝之時那份愉悅，還有相對仙境時的那份陶醉。雪後的淡淡輕雲，清山嵐，無一不是透着美好寧靜，和諧安穩。下雪的這天，我在濟南，面對窗外聳立的高樓，想念着家鄉落雪的田原，想念那些高山園林。入冬之後四野凋敝，視野蒼茫，然而一旦離開，對異地的環境萬般不適，我已習慣了四周沒有高樓大廈遮擋，視線無一阻礙的敞亮，沒有幾欲將人裹挾進去似的市聲喧鬧。

我所居住的小區，就在沂河之畔，這裏一年四季都是風景。雪被厚積，冬花交匯，河波鄰鄰，煙雲裊裊。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不僅能夠欣賞河山山川，還能欣賞到靜美田園。我能夠看到，遠山在雪地裏層層折疊，水墨畫一樣虛實結合，鋪開紙張，就彷彿能伏案描摹。清新的空氣，就像飽含了些濕潤的水分，深深地一呼



留學女生與月經問題

香港解除入境隔離政策，有好多出外讀書的小朋友回港，見父母和親友，享受久違了的香港美食……

她們和親人相見後很多由媽媽或姨媽姑姐帶來看醫生，因為發現她們去到外國之後月經失常，有的年多兩年完全不來，有的來得不規律、斷斷續續，有的可能維持很長時間十多二十日都未乾淨，她們的親人都憂心忡忡。

在她們身上發現一個共通點，她們都是乖乖女，讀的都是名牌中學或大學，對自己很有要求，一個人去到外國雖然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但因為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希望很快融入當地的學校，但我們始終一個人未必一去到就可以融入那個社會，所以開始的時候朋友不多，雖然她們讀的以前都是國際學校，英語水平不錯，但有時有的口語和地方的說話未必能夠完全明白，就好像香港的港產片，如果有一段時間不看裏邊一些俚語並不會心領神會，當地人嘲笑自己可能不懂笑。因為孩子非常優秀，讀的都是世界頂級名牌大學，做父

母除了引以為傲之外，也特別用心栽培她們，所以都看得比較緊。前段時間因為疫情只可以在線上交流不能親自見面，所以很多說話想講又講不了，成日問東問西，孩子們覺得多了很多不同的壓力，有來自自學業、來自朋友交往、來自生活上等等。

作為醫生最簡單的是同她一個足以尊重私隱的房間傾她們月經狀況，有沒有性行為，必要時教她們避孕方法。如果經過檢查沒有特別的問題，多數是因為荷爾蒙失調所致，最大的可能性是因為壓力。可以放鬆自己，最神奇的是有一個完全什麼都有做完第二天就來經期了，她們的親友總擔心經期不準將來不能生育，經檢查後荷爾蒙正常，子宮卵巢都正常可以順其自然，也可以用一些藥物去調節經期，最重要是媽媽和身邊的人不要太緊張。她們最擔心的是惡性腫瘤，經檢查一切正常也就放下了心頭大石，而且經期慢慢會恢復。關心孩子是好的，不過過度緊張就會嚇親自己和孩子，切記。



情緒管理

太多人做事總帶着情緒。我們不是機器人，是有血有肉的動物。情感豐富，不是問題，是好事。著名蘇格蘭哲學家David Hume說過，人類的思辨是情感的奴隸，而且是應該的。

但帶着情緒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你就會事倍功半，而且獲得更痛苦，情緒的包袱累積得很重。原本沒有感覺到身邊許多人的這個問題。我本身是個很邏輯的人，讀數學出身，第一份工作是法律師，在我看來，一切都是規矩，然後日常生活就是如何把規矩套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遇到的事情和問題。

很多人或許明白這個道理，但控制不到，不由自主地就會對處理的人和事感到困擾，然後帶着情緒去解決問題。

這其實人類需要去訓練和克服的一個問題。

我觀察了香港人這麼久，最大的感觸，是這裏的人的文化裏，很喜歡批判。

留意這不是批判性思維。這有很大的分別。批判性思維完

知道無綫播映電視劇《輕·功》時，很是期待，原因有多個。首先，黎耀祥的演出從來沒有令我失望，單看他的演技已經是一大大享受。第二，與他合演「繁星」好朋友的大都是好演員，一班好戲之人的合作應該不錯。第三，幕前幕後很多都是《牛下女高音》班底成員，該劇的成績不俗，令我對《輕·功》有期望。第四，我看電視劇通常都不理會編劇或編審為何人，因為電視劇的劇本大都不是由一人寫成，而是集一群編劇合成。

這次我卻注意到《輕·功》的編劇是龍文康，除了因為他的《牛下女高音》，也因為他是舞台劇編劇。雖然他在1992年已經編寫電視劇《大時代》，更在2010年代寫了3齣《老表》系列電視劇，我卻是通過舞台劇認識他的名字，曾經看過他的《大龍鳳》、《過戶陰陽眼》、《維港乾了》等多齣舞台劇，後者更是他的獲獎之作。

《牛下女高音》和《輕·功》的故事都是標榜一班中年或初老年的遭遇、心態和情感。香港電視觀眾的年齡開始大了，製作一些探討他們的心理狀態的劇集應該能令觀眾產生共鳴。《牛下女



馬來香港荷里活楊紫瓊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恭賀楊紫瓊勇奪第八十屆金球獎影后之一（金球獎跟奧斯卡金像獎有別，演員及電影獎分兩項：戲劇類，音樂及喜劇類），是次跟楊同時奪得影后寶座，為原籍澳洲萬人迷影后姬蒂白蘭芝 Cate Blanchett。奧斯卡金像獎也非沒有例外，曾經出現過雙影后，1969年第四十一屆破天荒嘉芙蓮協賓及巴巴拉史翠珊齊齊上台領取影后殊榮，卻換來從香港媒體引發，再而加鹽加醋將八卦燒到馬來西亞……楊紫瓊是香港人嗎？馬來西亞幾時成為香港一部分？……尖酸刻薄發問沒完沒了；這個現象牽涉兩個矛頭：

1. 政治一竹篙打一船人；指責楊潤雄局長賀詞內容錯誤，引申批判港府高官糊塗，無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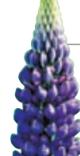
2. 引以為傲，與有榮焉；一名巨星的誕生，鄉親父老腎上腺激素倍增，興奮之情溢於言表，視認認威在難難免。

任何亞洲面孔在國際舞台上奪得殊榮者，必有一番爭奪：父親上海人母親台南人，到底屬於大陸人還是台灣人……爭個你死我活，人家一句：咱不能展示顧嘉輝的美妙音樂，徹頭徹尾美國人。

楊紫瓊再嫁西方人，進軍荷里活，兼且成績美滿，如果今天說她是美國演員，荷里活明星，可有人無風三尺浪，要求嚴正：她由內而外，全部皆為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演員！影后拍過一套馬拉電影嗎？



第八十屆金球獎音樂及喜劇類影后楊紫瓊。作者供圖



新年辭

一場大雪還沒有化去，另一場大雪已翩然而至。它們循環往復，考驗着人的耐性和心智。於是在某一個夜晚，夢中出現「沙沙」聲，清早醒來，室外一片耀耀。仔細聽，樓下有人掃雪，掃帚揮舞，「喇喇喇」的，那聲音乾脆有力，彷彿告訴你雪的深度與冬的寒意。

很久沒遇到這樣的天氣了，在深冬，嚴寒肆虐着北方小城，白天寒風刺骨，晚上大雪降臨，那雪下得紛紛揚揚，隨風盤旋，急聲厲色。冬的序幕自此在雪域裏拉開，毫不留情地邁進新年，將時光日曆一頁頁掀開。

黎明時分的第一個夢境，是被呼嘯着的大風喚醒的。彷彿，葉片還沒從樹枝上完全落去，夜晚的風便挾着寒意登場。作為芸芸眾生，面對這樣的天氣，原以為會生出萬般無奈，而人們卻在有關冬雪的文案中，寫下「風過雲起，光景變幻，美好時刻」這樣的字眼，讀來心態向上，且快然。

這個尋常的冬日，便成了一個節日。雪落山林，大地乾淨，人們紛紛出門踏雪。面對雪境，托舉着的相機快門按動，除了拍攝之時那份愉悅，還有相對仙境時的那份陶醉。雪後的淡淡輕雲，清山嵐，無一不是透着美好寧靜，和諧安穩。下雪的這天，我在濟南，面對窗外聳立的高樓，想念着家鄉落雪的田原，想念那些高山園林。入冬之後四野凋敝，視野蒼茫，然而一旦離開，對異地的環境萬般不適，我已習慣了四周沒有高樓大廈遮擋，視線無一阻礙的敞亮，沒有幾欲將人裹挾進去似的市聲喧鬧。

我所居住的小區，就在沂河之畔，這裏一年四季都是風景。雪被厚積，冬花交匯，河波鄰鄰，煙雲裊裊。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不僅能夠欣賞河山山川，還能欣賞到靜美田園。我能夠看到，遠山在雪地裏層層折疊，水墨畫一樣虛實結合，鋪開紙張，就彷彿能伏案描摹。清新的空氣，就像飽含了些濕潤的水分，深深地一呼



人生的功課何曾經過

並不是武俠小說的輕功，而是喪妻後如何自處的功課。《輕·功》的枝節和不必要的角色寫得太多，洪十一對妻子的情感追憶和尋覓自處的方式，以及繁星好友的故事卻寫得太少，出現劇情有點鬆散的情況。若果再寫得細緻些，簡單些，定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尤其是香港人口老化，愈來愈多人面對另一半離逝的哀傷，《輕·功》應該可以觸動到很多人。

中年喪偶已經是一件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傷心事，這兩個月我更分別收到兩位朋友的通知，說她們的年輕女兒去世。前者站在我面前告訴我壞消息時，我呆在那裏，不懂反應；後者在我以電郵遙祝她新年快樂時，她的回覆是一隻女兒在外國因車禍一死一傷的消息，更令我神傷。我坐在電腦前花了個多小時仍未能寫好回覆，因為根本沒有任何言語可以安撫一顆破碎的母親心。

我聽說近年有兩位劇壇工作者的年輕兒子病逝。雖然我不認識兩名死者，但是年輕人早夭永遠令人難受。中年喪偶或是喪子都是天下第一慘事，人生修練的功課如何得輕？即使再豁達的人也難過這一關。



我的心向着家人

不敢想像，還有3天我便可以到外國探望家人。其實大家也知道疫情3年以來，很多朋友、家人分隔兩地而沒有機會見面，疫情終於到目前算是受控，人們的生活也步向正常，雖然不是百分百的回到從前的日子，但總算看到曙光。而身邊的朋友也有不少已經到過不同地方旅遊，有些還在計劃，有些已經訂了機票及酒店，大家就好像有了目標，人生充滿希望。

我自己也是，自從知道香港入境方便了，便跟家人溝通，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見面？當時還是去年10月左右，但大家異口同聲說我們很掛念彼此，很想快些見面，所以在10月的時候，就決定訂機票到美國及加拿大探望家人。以往通常都是跟弟弟一家人一起到北美洲探望家人，但這次只有我跟我弟弟兩個人，因為這個旅程是跨越農曆新年假期，弟弟的兒子沒有足夠假期，所以不能跟我們一起去。

其實訂機票一刻，心情已經開始變得愉快，因為就是有着一個目標，努力工作，然後期待這一天的來臨；我從去年10月到現在的心情也是如此。雖然我經常跟自己說：「不要想太多，因為你愈想得太多，日子便會過得很慢。」所以很開心的，還有3天，我終於可以到外國探望家人。

在這3年期間，大家因為疫情而變得不愉快，疫情也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改變了很多人的關係，甚至一些親人離世也沒有機會見到最後一面。而我非常感同身受，因為父親年前多因為疫情而離世，當時疫情非常嚴峻，每個地方也需要隔離，所以沒有親身向他送別。而這一次到北美洲探望家人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到父親的靈位前親身向他問好及說聲對不起，希望他不要怪責我這個兒子。不過我父親是一個大好人，只要兒女在他面前出現，相信他已經覺得非常開心。

所以這次旅程，我就是懷着這種複雜的心情旅遊。但在今天這個世界疫情繼續影響期間，能夠旅遊其實已經非常感恩，希望一切順利。在往後的幾星期，我也想開心地跟你們分享這個旅程的所見所聞。

一場大雪還沒有化去，另一場大雪已翩然而至。它們循環往復，考驗着人的耐性和心智。於是在某一個夜晚，夢中出現「沙沙」聲，清早醒來，室外一片耀耀。仔細聽，樓下有人掃雪，掃帚揮舞，「喇喇喇」的，那聲音乾脆有力，彷彿告訴你雪的深度與冬的寒意。

很久沒遇到這樣的天氣了，在深冬，嚴寒肆虐着北方小城，白天寒風刺骨，晚上大雪降臨，那雪下得紛紛揚揚，隨風盤旋，急聲厲色。冬的序幕自此在雪域裏拉開，毫不留情地邁進新年，將時光日曆一頁頁掀開。

黎明時分的第一個夢境，是被呼嘯着的大風喚醒的。彷彿，葉片還沒從樹枝上完全落去，夜晚的風便挾着寒意登場。作為芸芸眾生，面對這樣的天氣，原以為會生出萬般無奈，而人們卻在有關冬雪的文案中，寫下「風過雲起，光景變幻，美好時刻」這樣的字眼，讀來心態向上，且快然。

這個尋常的冬日，便成了一個節日。雪落山林，大地乾淨，人們紛紛出門踏雪。面對雪境，托舉着的相機快門按動，除了拍攝之時那份愉悅，還有相對仙境時的那份陶醉。雪後的淡淡輕雲，清山嵐，無一不是透着美好寧靜，和諧安穩。下雪的這天，我在濟南，面對窗外聳立的高樓，想念着家鄉落雪的田原，想念那些高山園林。入冬之後四野凋敝，視野蒼茫，然而一旦離開，對異地的環境萬般不適，我已習慣了四周沒有高樓大廈遮擋，視線無一阻礙的敞亮，沒有幾欲將人裹挾進去似的市聲喧鬧。

我所居住的小區，就在沂河之畔，這裏一年四季都是風景。雪被厚積，冬花交匯，河波鄰鄰，煙雲裊裊。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不僅能夠欣賞河山山川，還能欣賞到靜美田園。我能夠看到，遠山在雪地裏層層折疊，水墨畫一樣虛實結合，鋪開紙張，就彷彿能伏案描摹。清新的空氣，就像飽含了些濕潤的水分，深深地一呼

一場大雪還沒有化去，另一場大雪已翩然而至。它們循環往復，考驗着人的耐性和心智。於是在某一個夜晚，夢中出現「沙沙」聲，清早醒來，室外一片耀耀。仔細聽，樓下有人掃雪，掃帚揮舞，「喇喇喇」的，那聲音乾脆有力，彷彿告訴你雪的深度與冬的寒意。

很久沒遇到這樣的天氣了，在深冬，嚴寒肆虐着北方小城，白天寒風刺骨，晚上大雪降臨，那雪下得紛紛揚揚，隨風盤旋，急聲厲色。冬的序幕自此在雪域裏拉開，毫不留情地邁進新年，將時光日曆一頁頁掀開。

黎明時分的第一個夢境，是被呼嘯着的大風喚醒的。彷彿，葉片還沒從樹枝上完全落去，夜晚的風便挾着寒意登場。作為芸芸眾生，面對這樣的天氣，原以為會生出萬般無奈，而人們卻在有關冬雪的文案中，寫下「風過雲起，光景變幻，美好時刻」這樣的字眼，讀來心態向上，且快然。

這個尋常的冬日，便成了一個節日。雪落山林，大地乾淨，人們紛紛出門踏雪。面對雪境，托舉着的相機快門按動，除了拍攝之時那份愉悅，還有相對仙境時的那份陶醉。雪後的淡淡輕雲，清山嵐，無一不是透着美好寧靜，和諧安穩。下雪的這天，我在濟南，面對窗外聳立的高樓，想念着家鄉落雪的田原，想念那些高山園林。入冬之後四野凋敝，視野蒼茫，然而一旦離開，對異地的環境萬般不適，我已習慣了四周沒有高樓大廈遮擋，視線無一阻礙的敞亮，沒有幾欲將人裹挾進去似的市聲喧鬧。

我所居住的小區，就在沂河之畔，這裏一年四季都是風景。雪被厚積，冬花交匯，河波鄰鄰，煙雲裊裊。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不僅能夠欣賞河山山川，還能欣賞到靜美田園。我能夠看到，遠山在雪地裏層層折疊，水墨畫一樣虛實結合，鋪開紙張，就彷彿能伏案描摹。清新的空氣，就像飽含了些濕潤的水分，深深地一呼

